

中国山水画通鉴

湿墨繁笔

上海书画出版社



吴镇 王蒙

主 编 卢辅圣
副主 编 汤哲明
编 委 王 彬
黄 剑
彭 莱
漆 澜
邵 琦

本书撰文 黄 朋

- 1 范山模水
- 2 三家鼎峙
- 3 一片江南
- 4 林泉高致
- 5 超以象外
- 6 千里江山
- 7 水墨苍劲
- 8 山外青山
- 9 托古改制
- 10 窠石平远
- 11 界画楼阁
- 12 湿墨繁笔
- 13 胸中逸气
- 14 幽涧潺湲
- 15 刚毅纵肆
- 16 吴门风规
- 17 院体别绪
- 18 城市山林
- 19 南顿北渐
- 20 云间秀色
- 21 苍翠无尽
- 22 貌写家山
- 23 溪山卧游
- 24 六法之外
- 25 搜尽奇峰
- 26 入赘大统
- 27 钟山烟云
- 28 皇舆揽胜
- 29 维扬异趣
- 30 奇园胜境
- 31 海上墨林
- 32 绍往开来
- 33 大朴不雕
- 34 江山多娇



中国山水画通鉴

湿墨 繁笔

文 黄朋



上海书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湿墨繁笔 / 黄明撰文.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6.3

(中国山水画通鉴)

ISBN 7-80725-245-6

I. 湿… II. 黄… III. 山水画—艺术评论—中
国—元代 IV. 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18692号

责任编辑: 黄 剑

技术编辑: 杨关麟

责任校对: 柏 龙

版式设计: 杨关麟

封面设计: 王 峥

中国山水画通鉴·湿墨繁笔

② 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号

邮编: 200050

网址: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online.sh.cn

上海文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制版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965 × 635 1/16

印张: 7 印数: 1—3,000

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725-245-6/J.229

定价: 30.00 元

前言

山水画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产物。千余年来，它作为中国绘画的最大门类及其艺术成就的集中体现，作为中国人观照自然、阐释世界和承载其观念意义的一种重要方式，以鲜明的文化品格、丰富的表现形态，参与了中华民族艺术精神和人文气象的建构。20世纪以还，伴随着社会的巨大变迁，山水画的文化渗透力尽管有所削弱，但为其提供并不断滋养着后来人的价值和形式渊薮，仍然以其既作用于现实艺术情境，又作用于主体认知结构的双重效应，深深嵌入当今时代。

《中国山水画通鉴》以图文相映的方式，对这部绚丽多姿的山水画发展史进行了较为完整而系统的梳理。从中展现的，不仅是山水画的发生发展过程，不仅是关乎山水画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流行变迁轨迹，而且也牵连了山水画赖以存在的文化土壤，牵连了一代又一代需要山水画的人与山水画所构成的那层不断嬗变着的微妙关系。

为了方便阅读和使用，全书以山水画发展的时序为经，以价值形态的消长变化为纬，厘定成三十四分册，每册皆独立成章而又互为生发呼应。本书《湿墨繁笔》为第十二册，主要阐述元代黄公望、方从义和倪瓒的山水画。

目录

- 一 引言 5
- 二 梅花庵里梅沙弥 11
- 三 水墨淋漓障犹湿 23
- 四 “只钓鲈鱼不钓名”的渔父图 41
- 五 黄鹤山中樵 55
- 六 王侯笔力能抗鼎 69
- 七 余论 109

一 引言

吴镇（1280—1354）与王蒙（1308—1385），分别以湿墨与繁笔著称于中国山水画史，得以名列“元四家”中。但将他们二人并列是后人的安排，在他们生前，两人之间却少有交集。吴镇比王蒙年长二十八岁，算得上是王蒙的父辈。吴镇与王蒙的父亲有着不错的交情，与王蒙则未见有深交。两人所处的交游圈也不相同，至于画风，就更难归为同类了。吴镇的笔墨圆浑湿重，简洁而质朴；王蒙则尖俏秀逸，繁复而华丽。截然不同的性情，截然不同的画风，相互之间也不存在内在的师承或影响的关系。但无论如何，在元初由赵孟頫倡导的以书入画、注重“古意”与“士气”的文人画潮流中，吴镇和王蒙都通过努力实践，创造出独具个人意趣的画风，最终成为有力地推动这一潮流的重要画家。就此而言他们又是可以并列演说的。

本文的两位主人公——吴镇和王蒙，他们分别出生在元代的前期和中期。元朝（1276—1367）的历史不长，百年不到，恰好相当于人的一生。但这个短暂的王朝是一个武力强大而文明落后的民族对文明先进民族



的统治，所以在它的发展历程中，不仅自身的统治阶层相当不稳定，整个国家更是动乱重重，安定太平的时间相当短暂。而对于身处其中的汉族知识分子而言，在元朝九十几年不长的历史中，他们的处境又因时段的不同而经历各异，不可一概而论之。

吴镇的人生几乎与元王朝的兴衰并行，他生在元朝刚刚统一中原的起头上，死的时候，元末战乱已经烽烟燃起。但他应该说几乎没有遭受到元末的战乱之苦，他所经历的主要是异族统治造成的民族倾轧之苦。元初，蒙古政权立足未稳，自然采取高压政策——推行民族隔离制度，将曾经在南宋统治区域中的汉族人称作“南人”，这是处于蒙古人、色目人、汉人（指在北方金代统治之下的汉族人以及被汉化的女真人）之下的最低等人群；又取消科举取士的制度，使得广大“南人”儒生出仕无路。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族文人要想做官就只有受到举荐入仕一条道路。但一旦入仕却又并非坦途，除了面对异族官僚的歧视与排挤之外，还要在忠诚与叛逆的内心矛盾中挣扎，赵孟頫就是例证。那些忠于前朝的，或洁身自好的（不愿混迹污浊的官场），或出仕无门而不得已而隐的，便组成了元代的隐士人群。吴镇属于后一种，除了为人孤抗的性格因素之外，也有家庭背景的影响，他隐得很彻底，卖卜，作画，平静地度过了一生。

而王蒙则生在元朝的中期，他出生的时候元朝的统治已基本稳定，民族矛盾也相对趋于缓和。尽管在接下去的几十年中，蒙古政权的最高统治阶层动荡不定，自1308至1332年的二十六年间共换了七位君主，每一位都只活了三十多岁，但这段时间相对元初与元末而言还算得上是承平岁月了。仁宗朝，又恢复了科举取士，汉族儒生有了更多用武之地。王蒙没有在他青年时期入仕为官，这是缘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王蒙并



王蒙 溪山高逸图轴

非安于孤隐之人，黄鹤山只是他短暂栖身、却始终挂在嘴上的隐逸之地。王蒙后来的行为恰恰证明了他热衷于与权力阶层交往并投身其中的。元末的最后十年中，王蒙选择在张士诚的政权中任职，后来竟又投身明朝政权。在他头脑发热的时候，他的好友倪瓒、杨基、杨维桢等人都曾规劝过他，但王蒙却没有听从，最终因为政治上的失误死于牢狱之灾，令人扼腕。

马背上征服天下的蒙古人确实给汉族的文人制造了许多痛苦。但他们对人思想的禁锢却是相对宽松的，在这一点上，后来的朱明政权反倒酷烈许多。元代文人至少还可将精神的苦闷找到发泄的途径——倾诉到艺术中去，元代书画艺术及杂剧的兴盛与这样的历史背景有着极大的关系。高居翰认为元末的这种乱世以及画家因此所处的困窘处境，反而“为个人主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疏离也是一种自由”，这话倒颇有些道理。

吴镇与王蒙身处元代的不同时段，不同的时代背景，加上他们各自不同的处世态度，使得他们的经历也大不相同，而这一切对他们画风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影响。



王羲之《兰亭序》局部

二 梅花庵里梅沙弥

晚明隐士陈继儒曾将吴镇比作唐朝的孟浩然和宋代的林逋。前者是即便受到唐玄宗的礼遇，亦不改隐居之志的大诗人；后者则是在西湖孤山上，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相伴终生的处士。与林逋相似，吴镇也极爱梅花，他在屋前屋后遍植梅花，更以“梅花庵”做他的斋号。

至元十七年庚辰（1280），吴镇生于浙江嘉兴的魏塘镇，并终老于此。一生从未动过出仕的念头，足迹亦行之不远，大概未出太湖流域。因为精通命理之学，他预测到了自己的死期，在七十五岁那年（至正十四年，1354）他为自己题写了“梅花和尚”的墓碣后，飘然仙逝。

吴镇的身世相当值得探究。过往，人们对于吴镇往往囿于一般史籍所载的“忍贫孤隐”^①的形象。这样的印象可能也因为画史中流传甚广的一个故事而更加活灵活现。故事说：吴镇与盛懋比邻而居，盛懋家每天顾客盈门，人们争相用金银、锦帛换取盛懋的作品，而吴镇的画却无人问津。妻子因此嘲笑吴镇，吴镇却相当坚定地说，二十年后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他的预言果然灵验了。^②尽管这则故事中并没有明言吴镇家贫，但



吴镇 松泉图轴

后人往往从中附会出一个安贫乐道、不随俗流的高士形象。

民间传说往往与史实相去甚远。事实上，吴镇确实是一位相当出世的隐士，但他并不清贫，甚至称得上家世显赫。因为隐得彻底，所以记载吴镇生平的史料极少，若不是近代一本《义门吴氏族谱》的发现，以及余辉等学者对其中史料的发掘，则吴镇的真实身世还将湮没在浩瀚的历史烟云中。余辉先生在他撰写的《吴镇世系与吴镇其人其画》^③一文中详细叙述了《义门吴氏族谱》中记载的吴氏先人和吴镇的父、兄及其本人的生活状况，并借此分析了吴镇的艺术和艺术成就。从而为诸多吴镇的行为找到了其背后更深层的动因。至此揭开面纱，还历史本来面目。

吴镇先世在宋朝曾有显赫的历史，因三世祖是开国元勋，四世祖做了太宗的驸马，其后出将入相者不乏其人。与宋王朝深厚的君臣情谊是吴氏一门入元后坚决不仕的重要原因。

吴家从吴镇的祖父吴泽开始做海运生意，吴镇的父亲吴禾跟随其父航海，逐渐使吴家的海运事业达到了顶峰，家至巨富，人称“大船吴”。吴镇和他的哥哥吴瑱都没有参与此项家族生意，但他们的堂兄弟及子侄中都有人继承家业，从而使得“大船吴”的兴盛一直延续到明初。吴镇的父亲发家以至巨富，他只有两个儿子——吴瑱和吴镇，所以这兄弟二人的生活绝不会清贫，而应该是很富裕的。

吴瑱与吴镇兄弟二人年轻时一同到毗陵柳天骥那里学性命之学，回来后都曾垂帘卖卜，尤以长兄吴瑱精于此道，在四乡八里享有盛誉。吴镇后来虽然以画名世，但年轻时卖卜的经历画史中都有记载。后人往往以为他是为生计所迫而卖卜，这也是产生“吴镇家贫”论断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族谱中记载吴瑱“尝卖卜于崇德，日止一课，得钱米酒肉与人”。这就是类似今日的富家子弟做义工的行为，吴镇的卖卜也应属这种性质。除此之外，卖卜也是一种道家弟子的行为，这样做是对自己身份的表明。

吴镇确是道家信徒，这就是他总在画上署名“梅花道人”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他有那么多方外友人的真正原因，大家都是同道中人。从有记载的吴镇自作书画题跋来看，“雷所尊师”、“松岩和尚”、“古泉老师”、“太无鍊师”、“竹叟禅师”等和尚、道士是他交往最多的人。他们诗歌唱和，吴镇也常作画送给他们。在一幅为古泉禅师所作的画卷之后，吴镇写道：“古泉呼童汲幽澜泉，瀹凤髓茶，延之于明碧轩，焚香对坐终日，略无半点俗尘涴人，聊书此以识岁月也。”这种超然出尘的惬意境界也是吴镇愿意与方外友人交往的原因。

孙大雅是与吴镇同时而略后生的文人，他曾为吴镇作《墨竹记》^④，是描写吴镇生平与艺术较为可靠的史料。其中说道：“从其（吴镇）取画，



吴镇 溪山高隐图轴